



讀杜詩愚得卷之六

古刻單

復陽元讀

乾元二年秋杜子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入蜀

秦州見勅目薛三瑒授司議郎單四曜除監察與二子

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陞同

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窾匱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

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栖惶

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慙投漢閣俱

義突秦庭還蜀祗無補囚梁亦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擅腥

帝力收三統天威揔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

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洲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

會星宮臣仍點漆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栖鳳朝回歎聚螢喚人
看騷裏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劓侏儒應共飽漁
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傳
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垣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為邊
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鷗鷁原情類
鷓鴣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刑

宋曰嵇康絕交書潦倒履踈荀子突與之內爾雅室西南隅
曰與東南隅曰突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項羽傳歲飢人貧卒食半菽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
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
下幾死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秦庭
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

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

周以子丑寅建正也舊都長安也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
臣以為傲偉故曰幸漢書羌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
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長安志
淋景殿望雲亭皆在西內宮臣謂薛稷司議郎柱史謂畢除
監察御史點漆為文字也零丁介獨貌官忝趨栖鳳
公自言為拾遺在諫省時也晉車胤家貧無油夏夜囊螢以
照書莊子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
漢東方朔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給侏儒曰上欲盡殺
若曹侏儒孺泣頓首上知朔多端名問朔何恐侏儒為朔對
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咲曰使
特詔金馬門遂稍得進用焉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

曰子非三閭大夫欤何故至此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
曰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醑爾雅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劍名
也○此詩第一節述題意且生下四節詰頭全在首四句亦
言與二子有故次言遠喜遷官次言兼述索居第二節述流
離而憤胡羯之反有汚宇宙也首四句言伊昔皆貧曾分半
菽同憂世亂各任流萍次言俗情猜忌故獨耻子雲之投漢
閣妖氛瀕洞乃俱義包胥之哭秦庭次言還蜀囚梁固高俱
不可曉註亦未明但還蜀恐當作適蜀蓋言賊勢既盛雖明
皇西幸何補於事是以歎無華夷尊卑之分而腥羶汚宇宙
囚梁亦固高按六等史罪之後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群臣
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
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殆指此欤第三節述收京用人之事

首言收復兩京次言羯胡遁去次言法駕還京能用人而
畢二子在周行也第四節公自序在秦州首言我雖忝官使
然歎不盡其才且惜時邁曰言拙編提刀以比能知人則不
懷寶能用人則盡器使苟惟不然則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
醒矣窮清渭望濁涇言在秦州憶長安也第五節言安史殘
寇未殄而忠臣烈士爲之悲憤今上將元勳盈邊鄙而盜鼎
銘必當有思所以調玉燭而持寶劍以削平之者焉末言庸
俗輕鸚鵡自比不爲時所重原情類鸚鵡自况有望於二子
故高卧關塞以想儀刑是詩雖云喜薛畢之遷官然復憂殘
寇之未殄則上將元勳聞此寧有不愧於心乎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蒲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古人何寐覺今我獨憂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

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高岑殊緩步沈謝得同行
意快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
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翔翔
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
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
羈旅推賢聖沈綿抵咎殃
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
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有硯屢解推
何大龍鍾極于今出處妨
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
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
隴草蕭々白泚雲片々
黃彭門劍閣外蒲略鼎湖傍
荆玉簪頭公巴戩染翰光
烏麻齋續曬丹橘露應嘗
豈異神仙宅俱燕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
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
舊官盛改漢淳俗本歸唐
濟世宜公寺安貧亦士常
蚩尤終戮辱胡羯獨狂會
待杖氣靜論文暫裏糧

公自註時患瘧疾夢為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
由補關左遷蒲州長史晉江淹嘗夢還人筆後為詩絕無美
句人謂才盡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沈約鮑照也沈佺期祭
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富嘉謨賈賓王盧王盧照隣王
勃皆文章之伯沈曰刺史古之諸侯使亮書別駕任居刺史
之半俗言辟瘧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畫易容貌蒼舒
曰龍鍾竹名謂年老如竹之搖曳不自禁持魯曰嵇康遊山
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隴草沈雲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
劍閣俱在蜀左傳西盡蒲略即蒲州鼎湖在蒲之湖城縣言
高岑居官之地也荆玉出蒲巴戩蜀戩也本草胡麻烏者良
九蒸九曝熟揚充餌丹橘彭蒲二州所出後漢岑彭惡所營
地名彭亡故徙之今云舊官寧改漢或用此師曰蒲本晉也

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慮遠儉而用禮乃有先
之遺風焉○此詩首一節言凄涼中思高本首八句言古人
寂寞我獨憂涼然我雖老才難盡而興甚長故有懷海內知
名之詞客奈何各異方而不得會合焉次四句言高本之妙
作應詞客未能忘次四句傷富駱盧生之能文不達應古人
何寂寞次四句言高本之既達而詩好應我獨憂涼及關飛
動接混茫第二節自言其籍族凄涼流落多病之故及秦州
景物蕭索之狀第三節懷高本二州之景物及其居處新作
且勉其濟世而我則安貧矣結上起下末言待安史之亂之
將裹糧以論文應詩好幾時見賦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岳帝孫集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油然開闢乾坤

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
御筵討胡愁李膺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
城七十流落紉三千畫角吹秦晉屠頭俯澗瀝小儒輕董卓有
識咲符堅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
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顛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
關王師下八川此時露奉引佳氣拂周旋貌虎閑金甲麒麟受
玉鞭侍臣諳入仗廢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疑碧樹煙衣冠
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
給水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息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晚著華堂醉美重繡被眠纏香蕪秉燭書枉滿懷哉每覺昇元
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翻再聯翩禁掖朋後改微班性
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

謙未達卿黨故何先舊好腸甚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
賦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少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
具錦無停繡尔然有斷絃浦驪防碎首霜鷓不空拳地僻昏炎
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某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治中實
棄捐安排求傷吏比興展歸田去才難得蒼理又玄古人
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味爲妻子累其
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縣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使如公盡雄後志在必騰騫鐵所介勿
鶴曰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州司馬武由給
事中拜京兆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趙曰南中志鳥道四百
里以其險絕特上有飛鳥之道耳莊子楚文王喜劍士夾
門而客三千餘人前漢志昂爲旄頭胡星也洙曰漢董卓廢

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爲刺史馥等到
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秦符堅清衆伐晉遂至破敗撫畜鮮
卑符融諫不聽後爲鮮卑所亡山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
溺而死化爲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商本
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
勝乃褻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左傳曹劌曰
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漢
書死人如亂麻晉杜預曰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
皆迎刃而解夢弼曰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曰以名廢王隱
晉書晉帝內廢馬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廢化爲青衣
童子騎一大馬來空而去後漢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前漢
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顏延年詩

鸞翮有時鐵鏃殘也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
上以諫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于齊魯詩成是貝錦
浦鷗喻嚴賈鵬鷹爲喻讒人也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
事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之功曰郭景純詩淶
園有傲吏註莊子嘗爲淶園吏楚成王聘之欲以爲相謂使
者亟去無汙我故曰傲吏○此詩公惜賈嚴兩閣老謫官巴
岳或其勿以文章傳世且將某酒度日雖然如二公者其志
將必騫騰樹立功名以盡英雄之才豈止此耶第一節言兩
閣老可以討胡奉使而貶謫之首八句言嚴賈謫巴岳乃歎
雨露之偏次八句言二公昔趨行在有待其奉使討胡今已
降謫豈復有雲臺功臣之倚仗及下文水戰船城七十劍三
千之事也其第二節言安史作亂而破敗也首六句言安史

陷兩京多見其不知量也次六句言萬方助順一鼓無前而
成破竹之勢第三節言收兩京哭廟朝正之事首八句言法
駕還京我曾扈從而儀衛閑習次八句言哭廟而景物若此
乃頌廩祿第四節言同在兩省深期嚴嚴之秉均豈期降謫
首四句言同拜恩榮隨有出入次四句言留省而在尺書次
言期登宰輔不意謫官第五節自序首四句言向時禁掖之
朋後已改而我以諫房琯士伏青蒲而性命獨全今已老矣
次自稱弟子諸生於兩閣老以尊之次言舊好新熱而繼以
翠乾之棧竹紅臚之湖蓮應眼欲穿以見懷恩之不能自己
也第六節言二老謫官之地偏僻最宜某酒首八句言安知
二子於文章用心獨苦幸莫傳之於世以成萋斐之禍言讒
人如霜鷲之不空孝戒之詞也次八句言巴岳地僻山稠

且將某酒度時以典郡治中為歲吏歸田之比則可慰之
詞也第七節言吾道之窮流落秦隴親故凋稀盜賊充斥且
多病逆遭而有望於二公之奮發也首四句言人才難得天
意莫曉古人逝矣吾道其窮乎次四句言寄迹秦州而安史
未然乃嘆為妻子所累而甘與歲時推遷自寬之詞也次四
句言親故少盜賊多宅鄉失侶自迪遭而饒夢寐耳無聊之
詞也末曰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使言為病所阻不得以展
良覲如二公者志在必騰蹇瀆蕩覆安史餘孽樹功勳以展
英俊之長材期望之之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嵩陽客三遠^嶺秋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尚時入謝氏尋山
屐陶公漉酒巾群兒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

孟隣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
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
字實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冷晨
疎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憶愁辛流轉依邊
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
後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岳
非谷口結草即河濱時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悞良
覲眇無目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
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
地蒼莽關將長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紛高興知籠鳥斯文起
獲麟窮秋正掃落頭首望松筠

鶴曰嵩陽積水皆在河南洮白謝靈運好登山常著木屐上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立名募赴前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者吳鈞

目曰吳志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名募詩生于道周註周曲

也修曰吳王闔廬命國中作金鈞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

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統金遂成二鈞呼二子之名

曰我在此聲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胷王大驚遂服而不

離身○一章言大丈夫生當封侯今戰伐倘有功則封侯矣

豈能守舊立耶於是乃赴名募而不可留買馬鞍裝刀頭將

出塞故閭里親戚送行者則居上列酒酣且進庶羞少年

則別有贈含笑而看吳鈞至此與前出塞言賦去故里而

以棄絕父母為痛者不同矣吁亦可以觀之變焉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

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寂悲笳數聲動壯士慘

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媸

夢弼曰東門洛都之門也河陽洛邑也詩蕭蕭馬鳴悠旆

旌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二章言於東都日暮列帳屯

營軍令嚴不諠譁而夜寂寂唯聞馬鳴悲笳耳故雖壯士亦

為之慘戚而不驕矣未乃借問大將恐是霍嫫媸耶何紀律

之嚴若是故賦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旦長雲六合已一

家四夷且孤軍遠使貌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

馬群驚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三章言古人今人所重者不同蓋古人以六合為家則四夷
羈縻之而已故重在守邊豈知出師且長雲耶乃若今人以
高勲為事遂使壯士奮身拔劍收胡馬開北鄙以奉吾君焉
蓋譏今人以開邊立功為重耳賦也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
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驅主將位益崇氣驕凌
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左太冲詩南隣
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傳皂臣興臣隸臣僚臣僕臣
臣臺主將謂祿山也○四章言兩蕃雖無虞然漁陽之變將
作而邊人不敢輕議之蓋畏其殺我故尔嗚呼祿山之叛人
皆知之而玄宗委之心膂而猶不疑何哉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
年恐辜明主息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
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宋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
政多門時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

漢高紀從間道走

師○五章言有將校自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謂番上
調發之不一也第見主將驕盈將為不軌而愈加愁思耳然
則我身雖貴何足道哉且我從軍已二十年恐辜明主之恩
故也既而果見變作乃中夜逃歸逮至故里但一空村耳所

幸惡名脫免而窮老無兒孫矣斯人姓名不聞惜哉
鶴曰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示燈佐

三章言古人今人所重者不同蓋古人以六合為家則四夷
竊靡之而已故重在守邊豈知出師亘長雲耶乃若今人以
高勲為事遂使壯士奮身拔劍收胡馬開北鄙以奉吾君焉
蓋譏今人以開邊立功為重耳賦也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
海梗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驅主將位益崇氣驕凌
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左太冲詩南隣
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傳皂臣興臣隸臣僚臣僚臣僕
臣臺主將謂祿山也○四章言兩蕃雖無虞然漁陽之變將
作而邊人不敢輕議之蓋畏其殺我故尔嗚呼祿山之叛人
皆知之而玄宗委之心膂而獨不疑何哉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
年恐辜明主息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
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宋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左傳晉

政多門時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而**漢高紀從間道走

歸○五章言有將校自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謂番上
調護之不一也第見主將驕盈將為不軌而愈加愁思耳然

則我身雖貴何足道哉且我從軍已二十年恐辜明主之恩
故也既而果見變作乃中夜逃歸逮至故里但一空村耳所
幸惡名脫免而窮老無兒孫矣斯人姓名不聞惜哉

鶴曰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示姪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
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公自註佐草堂在東柯谷詩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
風落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林父籍為竹林之遊○詩
首自言多病至秋深賴爾來慰藉我故子姪中覺爾惟賢也
第三聯應第三句末章應第四句及第二句賦也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茨
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林澆汝故相携

言佐還山時日將晚故恐其迷路第三句承次句第四句應
首句三聯言佐山居之景物且汝素知我之跡懶尚須携我
一行以觀東柯野客之田家賦也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
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夢正想滑流是

言佐許送黃梁而未見寄者故我想其春得細而香味可愛
它日必滑流是矣賦也

幾道泉流圃交橫落慢坡歲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
艾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言澆圃之泉落慢坡故秋葉少而野雲多沼連香艾林帶女
蘿皆寫圃之幽致且聞有薤可重見惠否賦也

宿黃公房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蠹然兩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盞遠
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公自註黃京師大雲寺主誦此安置○首二句起下六句第

二聯承第一句第三聯應第一句末聯言於此相逢夜宿之時而况隴月向人又圓乎賦也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鶴客溪墮清茄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樓頭

言愁眼見此霜露之中菊開而柳斷是以聞清茄而客淚之墜不能自己及水淨山昏而既夕鳥歸已盡故後樓之鷗不勝其悲賦而比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莫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雲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除架

東籬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苓子寧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莫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眇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羨具公湯沐徒好靜心迹素昨枉段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携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中眩反頽要求陽岡暖苦陟陰嶺互惆悵老大藤沉吟屈中樹上居意未展杖策迴且莫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沫曰趙景真書涉溪求蹊披榛覓路師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冷寒也○此詩首言出郭披榛而得微路溪行一水而曲折屢渡次言贊公嘗在詩成稱山中之美及此乃怡然同行而捫蘿陟巖不憚勞苦要求陽岡而反陟陰嶺乃惆

一八 詩言卷六 十三
悵沉沉於藤樹之間蓋以君之意未遂故爾及回日且莫而露已多矣賦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躑躅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新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素後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音請關塞道廣存箕頽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曛曜更越西南頂

山谷曰漢書李廣數奇師古以為命隻不偶合也○此詩首言日夕而月明則贊公之土室松門延白光而耿踈影矣次言躑躅攀而日苦短及然薪汲井則嘆語之樂寄於永夜焉次言贊公之德業興趣以及放逐之事安知兵戈中復得奉接邪末言尋幽豈止一路哉尚有諸嶺之佳處明日更將越西

南之山頂焉賦也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趙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為也命東帛以贖之○言此馬乘之亦已久矣况當關塞之深而天又寒故念其老於塵中既已盡厥力則病於歲晚寧不傷我心乎且毛骨馴良猶有可取者焉是其物雖微而意實深見者能不為之沉吟乎哉賦兼此也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上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
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燕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
涑相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
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
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馮高岡踈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海
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
時觀如絲氣或上爛漫爲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
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
蕩林影起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二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夢弼曰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曰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

翠栢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覺并晨
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修可曰列仙傳仙人偃佺食松柏之實楚詞漱正陽而滄朝
霞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梁武帝評羊欣書
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澁○言食柏食霞者神仙之事也蓋世
人皆鹵莽而莫之顧惟吾道屬艱難而滄食之焉是以不覺
而并凍無衣而床寒也然留一錢於空囊中者恐其羞澁故
爾蓋言貧甚無以自給之意賦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特軍專策
略幕府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首言獨胡雁四海則血戰而乾坤赤氣迷而日月昏故回首
一洗之次言當時軍將則策略專幟府則才賢盛故兵稱神
速而驚彼朔方於是相賀吾君真神興之主矣賦也

帶甲滿天地胡馬嘶風卷
晚關河霜雪清別日
言盜賊充斥而君遠
盡一哭以止之而其人若曰草木歲月晚則大材成關河霜
雪清則邊塵息今將別離以行所志耳故曰別離已昨日曰

見古人情賦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

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而
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
關塞寒歲暮飢凍遍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擁
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定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徧洒甘露水蘇曰崔玄見習鑿
齒曰豆子熟矣張豆曰豆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夢弼
曰雨或作兩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首以川流與客行之
不息而歎何時有終極耶次言贊公乃釋門之老猶被放逐
而色帶憔悴雖然贊公則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而身如
浮雲不限南北即公詩所謂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者也
次言異縣相逢喜傾心腹柰何為飢寒所迫又欲別去日已
莫而鳥棲矣末言自古以來聚散之地皆長荆棘且贊公與

我俱各衰年各努力以自重可也賦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鷓鴣雞踯躅在
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々失木犹矯々
弓翻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々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
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
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
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
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
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鶴曰地志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
沈曰上林賦亂鷓鴣雞敏功曰陸雲詩通波激枉渚前漢

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群盜長沙潭州也西都
賦猿狖失木趙曰淮南子鴈銜盧而翔以避弋繳夢弼曰間
謀軍中友間也洙曰王弼云仲尼旅人也修可曰後漢向子
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吳侍御以辯折良民非茲細忤權
貴見斥謫居兩當江上公遇之作此且自引答云首一節書
宅邊景物以及牢落無聊之態次一節言昔同在鳳翔得聞
諫姦細數與臺中推轡而吳懼殺無辜為分白黑忤上官而
見斥逐末一節言吳若孔子之甘旅人向子之識損益固無
憾矣且舉朝皆知其屈緘口不敢歎息時我為拾遺見吳之
斥而不能一言深自引各實負於公若猶惆悵不能自己頂
溪曰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言而傳不朽非徒言也本題師

發秦州。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
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關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
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家竹樹冬宜清池可六舟
旅寓遠麻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慰人事稠應接非
臨未銷憂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
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同谷在京之南不經殘破故云樂土彦輔曰楚辭嘉南
州之炎德今以其氣暖故思之也漢源成州屬縣州有栗亭
川魏置縣唐為館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言我衰更懶拙
生事不能自謀矧秦州當要衝之地難以久留乃發秦州至

鳳皇臺十二所將往同谷首言懶拙不營生事三四句應第
二句漢源以下應第四句栗亭以下應第三句次四句言密
竹清池之若是雖傷旅寓之遠庶遂平生之遊自寬之詞也
且以結上起下次八句言此邦當要衝谷無異石田亦薄收
難以久留應首句末八句言飲馬驅車以行而星月雲霧若
是乃歎曰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言斯道無窮盡特有不
泰耳○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
學者宜常細讀之宋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
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真佳作也

赤谷

天寒霜雪嚴道子有冰之豈但歲月莫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
亭險艱方自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

推飢消然村墟迫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
死道路來為高人嗚

鶴曰赤谷有事嘗具秦州近境夢謂曰地志秦州隴城縣有
大隴山亦曰隴首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按公集前有赤
谷西崦詩云躋險不自安此云險難方自茲蓋是谷大隴
九回坂也○言自此躋險以有所適而懷故鄉賦也首言天
寒歲暮將亨有所往而重來未下次言早發赤谷躋險則自
此始而我車已脂應遊子有所之次言山深風多日落人飢
而村墟尚遠當何如耶應天寒霜雪盈途未言貧病愈覺漂流
故鄉其安在哉常恐死於道路來為高人所笑耳應重來未
有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截堂隍壁色立積鐵徑磨雪蒼
蟠石與厚地裂脩織無限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
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孤夫盜賊殊未滅飄蓬
踰三年迴首肝腸熱

立之曰硤形截堂隍謂山臺如堂隍硤截於兩山之間也嵌
空太始雪謂硤中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
曰抵孤夫則遭用兵之時也○言所歷絕險而人馬俱不能
堪賦也首言峽形截堂隍壁色若立積鐵以狀其險惡遊
子升此若山風吹之而乘此險絕也次言徑磨石列不交竹積
雪以狀其高寒次言哀壑水寒而人馬不堪其憂結首二節
末言我生當此兵變漂流已三年迴首見此絕險驚惶而肝
肺為之熱也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皆鹵煙官作既有程者鹵煙在川汲井歲捐
捐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
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鶴曰

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雋州井各一此指成

州者

愛獨曰說之鹵鹹地也東方謂之井西方謂之鹵莊子

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

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文曰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

索官膏鹽每斗或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

○言人趨利當知止足賦也首言官者鹽之有程限次言官

賣商販之鹽直去小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蓋利之所在人必

趨之理之自然也何嗟歎之有書兩見也賦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峽不可
度我實哀裳單况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傷
水食此生免荷爰未敢辭路難

宋曰

爾雅釋雨土為霾詩荷戈與安戰屬○言仲冬泝寒

峽雖苦然吾生既免荷戈行路之難不敢辭也首言行邁天

寒轉絕岸而山谷之勢多端次言衣裳不可度寒峽况當仲

冬泝波瀾乎末言我生不隸兵籍行路之難何敢辭哉

謂怨傷忠厚得詩人之正者是矣賦也

法鏡寺

身危遁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
淨蕭城寒籟四山根水舟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醫

復吐朱毫半光烟戶牖祭可數挂榮忘前期出羅已亭午冥
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朱曰左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檀欒嬋娟玉潤碧鮮公在道中
是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暖故也○言適它州
苦於山行見崖寺以解愁忘前期以盤桓行大道而不由徑
賦也首言避亂它適山行勞苦得古寺以破愁次言崖寺之
境物應第四句末言愁破徘徊於其間及出寺日已中矣又
聞子規之聲不取小徑而由大路也賦也

青陽峽

塞外苦廡山南行道彌惡兩巒相經巨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
采天窄壁面削硤西五里石脊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
軸弱懸懸嘯有風霜霰浩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咲

連本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作壯觀已謂殷寨廓突兀猶赴人及
茲歎真賞

秦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註吳岳也唐隴州吳山縣
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峰是也連華華山也崆峒山在
隴右○此詩歎塞外山行道路愈加險惡而作賦也首節紀
林巒經巨雲水參錯硤角壁面石落以及懸懸霜霰皆言道
途艱也末節言昨踰隴坂視吳岳乃以華山空同為卑小今
此峽超然可比吳岳之壯觀意謂前硤已盡至此猶相逐而
來故歎其真賞而不可測識也賦也

龍門鎮

細泉蕪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雷
隘古鎮峰巒傑在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胡馬屯成阜防虞此

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宋曰漢高紀棧道註棧閣道也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成臯鞏洛之地○公道出龍門鎮見戍卒而歎胡馬之屯成臯此設關防何益哉賦也首言細泉之濕棧道雖行之辛苦固所不解特為短景所迫而急於奔程耳次言古鎮則峰巒聚集旌竿白刃慘澹而無光彩末言彼屯成臯此設關防豈相及哉嗟爾戍卒山寒中夜相泣亦何益耶賦也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踞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斲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驚蒸黎

趙曰我後我之屬此詩起句連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言采箭以輸官也○此公經石龕書所見紀所聞而歎作箭之竹削伐已盡而胡寇未殄悲哉首節言熊羆虎豹踞於我之東西鬼我啼於我之前後且復天寒日暮山遠路迷驅車過此當仲冬而見虹霓誠何時哉末乃紀伐竹者之言而歎胡寇尚存豈不大可傷哉賦也

積草嶺

連峰積長陰白日適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懸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接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餐深養食蕨不顧餘茅茨眼中見

公自註嶺在同谷界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言路異者自此嶺之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謝靈運嶺中詩序云二三諸彦左太冲詠中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顧餘鶴曰邑有佳主人指同谷縣宰也○言至此而客行已倦蒙同谷宰書來相勞感其深眷想像如將見之賦也首言連峰積陰之狀而此嶺路異明水縣客行漂泊已久衰老疲倦非吾道之窮乎末言卜居休駕相去尚百里而佳主人遣書來迎驚此深眷則其茅茨如在眼中矣賦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收築勞入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遠却隊死厓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

夢弼曰玉篇驪馬深黑色○言行此山泥濘若將陷沒之可畏賦也前節言朝暮行青泥濘中非一時言路遠也道遠不足畏其汨沒而不可出也後節以人馬猿猴狀其汨沒之同而寄語後來之人慎勿忽○或之詞也

鳳凰臺

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寐寘鳳聲亦悠○山峻路絕踰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頭恐有無母雖飢寒日秋：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兩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彩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母鴻敵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玉與蕭史吹簫

之地唐地志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洙曰文王
為西伯時鳳鳴于岐陽莊子南方有鳥其冬鷓鴣非梧桐不
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
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夢符曰瑞應圖鳳王者之嘉
瑞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此公厭亂思
治之作首言鳳皇臺對西康州而歎西伯之已遠次言山之
高峻上頭恐有無母之雛我能剖心血使之飲啄以當竹實
醴泉蓋我重其為王者之瑞不惜微命欲其彩翮之長周八
極銜瑞圖以奉至尊洗民憂而垂鴻休以光中興之業我心
正為此耳而羣盜何能淹留哉此公忠愛之心懇至故其詞
縷縷不厭下泉之詩不能過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遺棄隨徂公天寒日
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以死嗚呼一歌兮歌
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夢弼曰莊子徂公賦茅之稼子也○一歌賦也公自言衰老
飢寒自中原無書而歸不得故哀歌而人為悲也○李薦師
友記聞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
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
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
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鄭曰鏡犁鐵也○二歌賦也公重言飢寒而以長鏡短衣為
之詞故男呻女吟而放歌閭里亦為之惆悵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瘡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
天道路長東飛鴛鴦後鴛鴦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
三發汝歸何處收死骨

趙曰公四弟曰頴曰觀曰豐曰占合在東郡惟占從公入蜀
洙曰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
不如孝肥賊感其意相舍之樂府宅鄉本與縣展轉不相見
本草鴛鴦大於鴈似人家蒼鴛鴦能惡食也左傳余收爾骨
焉○三歌賦也言有弟三人生別彼此不相見且胡塵暗天
而道路長我亦不得置汝之傍我倘死汝歸何處收兄之骨耶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
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香之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
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夢弼曰濠州治鍾離縣○四歌賦也言有妹在鍾離且早亡
而諸孤不能事十年不見而兵亂未息何時得見耶故哀歌
而林猿為我悲啼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々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
梁黃孤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
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夢弼曰古城即同谷舊為西康州也宋玉作招魂賦○五歌
興而賦也言在同谷黃蒿古城白狐跳梁且溪山多風雨故
中夜起坐而萬感集是以魂歸故鄉而招不來也

南有龍子在山漱古木龍棲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頰龜東
來水上游我行惟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
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逸曰湫龍潭也劉安招隱士云山氣龍接兮石嵯峨蝮蛇大
 蛇也○六歌比也言山湫木落而龍蟄怪彼蝮蛇遊於水上
 故欲拔劍斬之而復休是以歌思遲而溪壑為之回春姿焉
 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正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
 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
 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七歌賦也自歎老不成名而飢走故與山中儒生話宿昔而
 傷感者蓋以長安卿相多少年乃思致身富貴應須早也於
 是曲終仰視皇天而白日速傷感不我與焉爾詩云富貴應
 須致身早先儒歎公此語為未聞道學者宜知之故附見焉

萬丈潭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厯萬丈內跼步凌垠
 塢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
 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知灣潭底清見光灼碎孤雲
 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帳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
 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
 閑蔽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夢弼曰同谷縣有萬丈潭一名鳳凰潭張平子西京賦在彼

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塢註垠塢端崖也漢郊祀志登遐倒

景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康叶終南行楓丹杉

碧壘旌立旆○公遊萬丈潭而寫其境幽奇絕真神物所依

之地賦也首言青溪合冥冥而神龍依焉次八句應窟厯萬

丈內次八句應青溪合冥冥次四句言敬思造幽雖遺恨之

多而斯遊爲最應踟步側身前臨却立等句末言斯時龍蟄
不堪出入何事炎天過此得風雨之會而尤快意爲或曰賦
兼比也

發同谷縣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况我飢愚人爲能尚安宅始來茲山
中休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仲去絕境杳更
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
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
慙林間翫

公自註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洙曰文
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自諫省出爲
華州掾今真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

同谷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龍潭虎崖俱同谷地○公自
言休駕同谷喜其地僻柰何爲物累所迫更欲遠適且不忍
別去而多慘感故歎去住與願違而有慙林間之禽鳥爲賦
也首言聖賢猶不敢安居况我飢愚之人乎哉今也始來同
谷休駕且喜地僻柰何迫於物累一歲四遷次言冲更欲
遠適故停驂回首於龍潭虎崖臨岐握手而淚滴蓋不忍別
去而多慘感也未言平生懶拙偶值棲遁或去或住志與願
違愧彼林間之羽翮言不若禽鳥之安棲也

木皮嶺

首路栗停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
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
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

虎豹闕屢踏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
上走長根西崖特秀鼓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上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岳老魂

魯曰蜀門即劔門也冬青今之楸楠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
馳老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崑
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時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郡為南京故公
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也○言季冬赴蜀登
木皮嶺之艱險失初寒而汗流且以崑崙玄圃比其高秀而
不欲舍去賦也首言昔於秦州登途尚想鳳皇村今季冬登
木皮嶺而適蜀艱險雖不易論然汗流初寒散亦奇絕矣乎
次言遠岫千峰爭奔輔佐則五岳之外尚有木皮之高而為
諸山之尊其西崖尤為秀發清潤可愛末言憶觀崑崙崑崙

此山即若玄圃之存對之可喜欲何之耶特為物累所迫將
遠適而傷岳老之魂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雲漢天寒荒野
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礪沙白灘
漫漶迥然洗愁辛多病一踈散高壁拉欹峯洪濤越凌亂臨風
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洪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言渡
口險而江面闊雖曰畏途隨長江然其沙白水清可洗愁辛
而散病及乎攬轡登途而回首三歎者以其高壁洪濤終可
畏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寢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
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咲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
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遊
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言山行夜未息者以其有常程也且月沒崖傾而難行大江
在前寬如溟渤篙師輕彼波瀾暗理舟楫而歌咲焉然我入
舟霜滑風寒而憂之深及陟巘仍復萬盤之艱末言回眺積
水應第六句乃歎衰疾遠遊之苦吁是詩述山行入舟艱難
之狀非此老備嘗之其能道乎賦也

飛仙閣

出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圍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敲踈
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

歷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飲飽豈可逃歎息
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夢弼曰華陽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言出
門山行窄徑窄如秋毫今陟梯石棧雲之險人馬同勞乃歎
浮生各有定分我何隨汝妻子而受此苦耶賦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
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
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立墟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魯曰五盤謂棧道盤屈有五重也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
反用之也○言五盤雖險而山水清佳風俗淳朴且魚鳥得

遂其生居此而心神以舒柰何羯胡猾夏尚未平安弟妹流
落故曰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嗚呼悲哉賦也

龍門閣

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々自太古危途中縈
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敢誰鑿浮梁梟相挂日眩墮雜花頭風吹
過兩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唐足見度大庾終身
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讀陳琳檄愈頭風瞿唐名大庾
嶺名皆絕險之處也○言龍門絕壁清江巨浪自古而然危
途如線而縈盤且滑石敢浮梁梟相挂此則目眩頭風而恐墜
也瞿塘庾嶺雖云絕險不若此棧為險之極至者也故曰終
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也賦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霜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
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騎棲負幽音感歎向
跡信甘孱孺嬰不獨凍餒迫優道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
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修可曰謝玄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
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也○言季冬山中
反照半天赤蜀道草木奇石之多石櫃閣道當曾波之上清
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特為騎栖而負此幽意故向此絕跡
而感歎信甘為孱孺所嬰不獨凍餒所迫而已乃懷陶謝之
放浪優遊而適性然吾衰老未能自由而有感焉賦也

桔柏渡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連策動孀
娜征衣颯飄飄急流鴉鷁散絕岸鼉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余
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老隱願時遊子悵寐寐無以
洗心胸前登但山樹

鄭曰竿連竹索而為梁也魯曰鴉鷁喻舟船鼉鼉喻橋梁驕
壯也山頭曰巔亦曰樹○言桔柏渡連竹索而為梁且形容
之若西轅東逝則自此異矣蓋東逝則荆門海潮西轅則但
登山此遊子所以悵寐寐賦也

劔門

惟天有設險劔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
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傷珠玉走中原岷峨氣
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凶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豈割據極力不相讓五將罪真宰意
欲鏖壘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蜀志曰地志劔州劔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劔山張孟陽劔閣
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萬仞宋曰劔山生
石皆北向如拜伏狀劔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有
面內之義詩其崇如墉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古人
言珠玉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攜持若飛走耶岷
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南峨嵋山是
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
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蜀舊為西蠻之地自
三皇五帝已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至秦擊岷峨以通蜀
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修職貢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至

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輩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
蜀也○復按此詩意若曰城池王公之設險以守其國而
門乃天之設險以壯西南者也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前
也斯民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則生民爲何如哉
蓋三皇五帝以前不通中國雖雞犬亦不相放況珠玉乎後
王雖尚柔遠然職貢之道亦或有喪焉者此結上以起下也
至人子姦雄之徒輒欲高視以圖伯王并吞割據苦不相讓者
有爲故於末章言吾將罪真宰而欲鏗平疊嶂使不爲險其
所以臨風默惆悵者蓋恐偶復有爲割據之禍如前所云者
此亦公先事而慮忠憤之誠見於言外故涇溪讀歎地險而
惡負固者亦知言矣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
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壹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
間發。笑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關。依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元。有文
少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真家快。一校鉞非老臣宣
風豈專達。異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安。公歷涉險阻。至此豁然足慰飢渴之望。○天下
家皆爲臣。屢所潛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關也。揚馬謂
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成都富饒之地。故曰脂膏也。郭璞
云京華遊俠窟。今變其字耳。冀公謂其國公喪身也。時爲劍
南節度使。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言至鹿頭山而吾險阻
盡。原野闊且其地曾發霸氣。產名士。故仗鉞者自非老臣則
安能以福我生民哉。賦也。首言至鹿頭而連山已盡。千里豁

然故曰慰飢渴蓋我出京華所歷皆險阻至此始喜原野之
闕應首四句次言蜀昔曾割據今天下一家不復有此既而
又懷相如子雲之文而傷其不達次言蜀乃富饒之地豪俠
之窟仗鉞宣化者苟非老臣豈能專達耶况裴黃公乃國之
柱石論道而活邦國者也且來鎮已踰歲月斯民亦云幸矣
喜之詞也

成都府

驛、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入
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游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
木蒼啞然名都會吹簫聞笙舞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
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
何苦悲傷

珠曰淵明歸去來辭景翳以將入題曰桑榆晚日也填定
也或音曰滿也木樓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
○片言四日思及此衣之情乃至成都山川之異而忽
在天之一方矣且至此但逢新入民之語子之去若大江東
流何時見故鄉耶次言成都府乃名都會城以填華屋次
簫以聞笙歌雖信美而非故鄉是以側身而望川梁蓋道路
之通而歸故鄉也乃歎鳥雀夜則各有所歸中原我之故鄉
乃若茫茫不知其處今也休駕月初出而星爭光乃曰自古
有羈旅我何苦哀傷自寬之詞也賦也

散愁二首

父容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軒深
入寨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希曰孔明表深入不毛司徒李光弼也時已敗賊將留希德
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言又客之旃宜旋而與
王之戈未息且又雨多星隱賊兼比也况百萬之師轉深入
者則司徒欲下燕薊而收取舊山河耳然則寰區之望正寓
此也豈有它哉賦也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關丹心
破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洙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為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績
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光弼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
別將萬餘衆暨光弼後河陽思禮代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
法嚴整士不敢犯薊北乃范陽唐龍等處安史之巢穴也
西長安以西皆是也○言聞道太原王思禮練兵救蕭

能收薊北乎苟能收復當日使人報關西而容我知之何哉
蓋我戀關而丹心破露衣而皓首啼則其忠誠可知矣末言
第恐歸路長迷而老魂不可招耳賦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
絕羌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
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洙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兮變衰趙曰是年冬李光弼敗史
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王氏曰首一句以起三聯
之別之實次句以起二聯之別之由所以如此阻絕者皆由
胡騎長驅之故也三聯倒意乃一別四千里之實而其恨之
深也詩言恨別而末云此者蓋幽燕乃胡騎長驅之所也若

破之則得歸故鄉而別意不終別矣○復按詩言恨洛城一
別涉四千里則行劍外而草木變衰矣苦胡騎長驅已五六
年則老江邊而兵戈阻絕焉自念也於是思家憶弟而曰清
宵立白日眠則其恨為何如哉應洛城一別末則憂國而言
聞道司徒近敗思明於河陽可為急破幽燕搗其巢穴使兵
戈永息則故鄉可歸而恨可釋矣應胡騎長驅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六

